

江桥之役和马占山抗战

邢介兴

1930年5月，我从东北讲武堂九期毕业后，被派到黑龙江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当了上尉副官。翌年，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所在的卫队团爱国官兵，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不久，在齐洮铁路的大兴车站，抵御了日本关东军的进犯。江桥一役，重创日本侵略者。这就是载入抗日战争史册的江桥战役。

江桥战役之前，我已调卫队团机枪连当了上尉连长。江桥战斗一开始，我正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距今已有50多年了。手里仅有的一点资料，在10年浩劫中荡然无存。如今仅凭这早已衰退了的记忆，回叙这段往事，挂一漏万，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觊觎我东北三省，已是路人皆知了。可是东北军政当局却无视这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竟于5月份调黑龙江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万福麟率仅有的国防军两个旅（王永盛旅长所率十五旅，于兆麟旅长所率十七旅）被派往关内打内战，仅留下参谋长谢珂率我们卫队团驻守齐齐哈尔。另外还有5个旅的省防军，他们是驻守在黑河的马占山旅、海拉尔的苏炳文旅、克山的程志远旅、拜泉的吴××旅和扎兰屯的张殿九旅。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午11时，收到沈阳急电，始知日本侵略者炮轰北大营，侵占了沈阳。便立即召开了军政

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署副官长唐鸣久、庶务科长张宾桥、齐洮铁路局长万国宾（万福麟的长子）、广信公司庶务科长孟沛洲、省警察厅长梁冲和省教育厅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等。会上由谢珂传达了急电内容。我卫队团长徐宝珍、工兵营长刘润川和辎重营长孟献德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回来后，又召集全团军官作了同样传达。

当全团官兵闻知日本这一侵略罪行时，怒不可遏。一致要求赴前线打鬼子。不久，团长徐宝珍向全团下达了如下命令：一、取消军官的宿号（在家住宿）；二、调遣二营所属的四、五、六三个连开赴江桥大兴车站布防；三、一营保卫省城齐齐哈尔市的安全。

大兴车站是齐洮铁路与嫩江交汇点，位于嫩江大桥北侧，为一重要桥头堡。由此北去50公里地便是省会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的门户。当时我军派重兵驻守在这里，实在是至关重要的军事部署。

当我军在该地采取防范措施时，日本驻齐齐哈尔市的清水领事向我方提出了一项要求：为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和日商在华利益，允许日军驻扎在日本领事馆内。我方当即严词拒绝了这一践踏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当时日本除在齐齐哈尔市设有领事馆外，还在市内永安大街经营一家专供日本人居住的龙沙旅馆；在雷家胡同开设一家专门贩卖日货的百货商店叫昭和祥；在南门脸开设一家出售日本药品的药店叫富山堂。许多日本人在这些地方出出入入，其中有日本在乡军人（退伍军人）会的成员，情况极其复杂。为防范日本人从事间谍阴谋活动，卫队团将我所率的机枪连从二营调出来（此时我已晋升为上尉连长），除负责保卫无线电台外，还派便衣军人监视出入龙沙旅馆的日本人，并负责阻拦我军人员不要去昭和祥、富山堂购物

品，以防日本人寻端挑衅，滋生事端。

大约在9月末，我军沿嫩江东岸，以江桥大兴车站为中心阵地，北起依布气村北侧的一四一八高地，南至韭菜沟，整个防线绵延五六里地。防线指挥部就设在大兴车站，前敌指挥官是二营长王绍忠。至此，二营、三营、团属骑兵连、省防军所属工兵连（连长车东离），还有我所属的机枪连，共两个营又三个连，近两千人的兵力全部投入了阵地。我们仅用一个星期便修筑了堡垒和蛇形、锯齿形、横墙形的交通壕。我机枪连守卫在总指挥部江桥大兴车站北侧一里许的依布气村，连部设在一名叫吴子衡的村民家里。士兵居住在村头一座依傍在嫩江江边的古庙里。依布气村是清代进贡的朵儿烟地，我们连的工事就隐蔽在江沿的烟地里，这样对岸是很难发现的。

当时我们东北军的编制和装备情况很差。就拿我率的机枪连来说，编制是160人，去团、营占兵额，实有人数仅有120来人。除配有4挺日本造“三八式”重机枪、6挺捷克式轻机枪外，就是百八十支韩林春造、“三八式”杂乱步枪了，即或这样，还算是全团装备最为精良的呢。

当我军作好了还击日寇的准备时，齐齐哈尔市所谓市民代表也开始了阴谋活动。以《盛京时报》经理高样为首的伙同旧军阀刘继武、清朝旧吏道尹赵仲仁、士绅纪武以及原清乡处的窦处长等人，不顾黑龙江全省军民的反对，窜到洮南敦请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前来主持黑龙江省的军务（张海鹏系高样的义父）。这时张海鹏已投降日本，果然他带彭旅、徐旅两个旅的兵力北犯。结果，在江桥为我军阻击溃退，阴谋未能得逞。

刚刚击退叛军，日军旋即进逼江桥。原来日军占领沈阳后，立即向吉、黑两省进犯。仅以半个月的时间就兵临黑龙江省界。日本关东军的多门师团、天野旅团、里木旅团和配有炮兵、空

军的混合旅团沿齐洮铁路北上，准备突破嫩江桥我军防线，直逼省城齐齐哈尔。

在江桥布防的我军，士气高昂，枕戈待旦。农历十月初的一天拂晓，我守卫在江桥上的哨兵发现日军步兵从对岸哈尔滨方向向江桥蠢动，我哨兵当即开枪射击，日军也立即还击。随后，日军大部队赶到，敌我双方隔江交火，鏖战数日后，我省防军炮兵十四团在卜大同团长的率领下从克山前来增援。接着，苑崇谷旅长也率一旅屯垦军从王爷庙赶来参战。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也派浦木师团前来支援多门。双方交战，愈形激烈。

先是我军为阻击敌人进犯，在敌人没有到达之前，我工兵连已将江桥炸毁了两孔。日本侵略军采取了猛烈的攻势，地面有山炮、野炮掩护轰击，空中有20来架飞机轮番轰炸，低空扫射，企图采用“敌前架桥”和动用船只等伎俩，一举渡江登陆。但由于我防备有素，致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

迄农历十月中旬，日本侵略军采用白天飞机轮番轰炸，拂晓步兵进犯，接近江沿又企图渡江登陆。但又被我方的猛烈炮火打了回去。就这样，敌人再扑，我们再打，双方拉锯，达十余次，战斗之激烈，为开火以来所未有的。我机枪连阵地设在依布气南侧的烟地里，靠近江沿，敌人始终未发现，我们机枪连的火力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激战10余天，由于我军阵地被敌机和炮火炸得已经到了无法再守的地步，所以不得不做战略性转移。

在战斗过程中，骑兵连长张德新冒着敌人猛烈炮火在巡察一处渡口时，不幸殉职。二营营附李英奇在敌空军轰炸时，以身殉国。连副张九洲在反击战中亦壮烈牺牲。

敌军伤亡惨重，他们来不及收尸，很多尸体横躺竖卧，在晚秋在阳光下，曝尸在异国的荒郊旷野。

马占山，原系省防军骑兵三旅旅长，驻守在黑河。江桥战役伊始，他立即赶到齐齐哈尔与参谋长谢珂、卫队团长徐宝珍、齐洮铁路局长万国宾等人，共议时局，商讨御敌大计。四五天后，他带领随员亲临江桥前线指挥战斗，并到三间房和一四一八高地督战。

当江桥战役传出，举国上下，人心振奋，大力声援；国外爱国人士也纷纷来信表示支持我抗日的全军将士保国卫土的正义行动，并寄来很多慰问品和美金。我们机枪连得到的慰问品有饼干、罐头、糖果还有10余套毛衣。我这个机枪连连长还得到了10元美金。当时1美元可兑换广信公司的钱（俗称江洋）6元。这10元美金，我与连的事务长商议，补贴连队伙食，为大家改善了生活。士兵欢欣鼓舞，一致表示决心坚守阵地，保卫国土，痛歼日本侵略者，以报答国人和国外同胞的关怀和鼓励。

江桥失守，马占山率军撤至海伦，苑崇谷旅退到拜泉，徐宝珍卫队团去三道镇。我机枪连住三道镇的姜家油坊和杨家油坊。马占山到海伦不久，所谓齐齐哈尔的市民代表原帮人马，有高祥、刘继武、赵仲仁、纪武和窦处长等汉奸，投敌叛国的贼心未已，从沦陷齐齐哈尔窜到海伦，他们百般诱惑马占山与日本“议和”。此时，马占山被汉奸包围了，踌躇不定，迟疑不决，夜难成寐，他抗日的决心终于动摇了。苑崇谷旅长对马占山这一表现，义愤填膺，坚决表示：主战，誓死不辞；主和，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谢珂、卜大同、徐宝珍等也坚决反对“议和”。我们这些青年军官主战最为坚决，甚至在海伦通往齐齐哈尔的路上曾设卡阻截马占山去与日本侵略者“议和”。不知何故，马占山竟于1931年末，绕过我们阻截的路卡从呼海路去了齐齐哈尔。苑崇谷旅长闻讯后，返回驻地拜泉，将所率一旅屯垦军交给卜大同，换上便衣悄然进了关。

我军在政治上连遭重挫，但军心未涣散。仍是各自坚守阵地，精诚团结，克服困难，继续在与日本侵略军对峙。

1932年2月，马占山突然潜离齐齐哈尔，他先后又在黑河、嫩江、布西和讷河一带，再度领导了抗日活动，联系以徐子鹤（吴俊升部驻黑河的司令）为司令的大刀队，李海清（黑龙江有名的绿林人物）为首的大团，哈满护路司令苏炳文，驻扎兰屯旅长张鸣久以及地方一些有枪民团，组织抗日队伍，并印发了白色的面额10元一张的军用票。

1932年8月，我们卫队团转移到讷河一带，马占山在讷河东门里的广信公司接见李振华团长，我们几名营连长亦在座（这时我已提为少校连长）。他在接见我们时，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他已给南京政府和各地军政当局、中国工农红军去电，要求全国一致对外，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二、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顾维钧，即将前来东北调查“中日冲突”，为提露日军侵略罪行，必须加强抗日军事活动；

三、他将去海拉尔见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去哈尔滨见丁超、李杜两位旅长，联合他们共同抗日。

同年9月间，我卫队团长改由张兢渡担任。一次他率领全团收编不久的一部分地方抗日队伍，从驻地讷河出发，去拉哈火车站攻打日军小泉联队，激战两昼夜，在即将攻克之际，伪蒙古骑兵赶来增援日本侵略者，致使我军腹背受敌，一部分撤到讷河，一部分退守嫩江。11月，听说马占山途经海拉尔进入苏境。至此，我东北的抗日斗争，因缺乏坚强的领导，又在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再加上不坚定分子的动摇而瓦解了。嗣后，这支抗日队伍有的被改编伪军，有的离开部队，有的进关

另寻他路。当时我也放下枪杆子，回齐齐哈尔家中，隐居10余年。

文末还要提及一件惨痛的事：当年坚决抗日的我卫队团长张兢渡，他不为日本侵略者的利诱，解甲归田。当他乘车刚刚回到齐齐哈尔市，却在火车站被日本浦木师团捕捉住。由于他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被浦木师团长下令枪杀了。

我现在虽然已年过古稀，可是在半个多世纪前那铁马金戈与敌鏖战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每每忆起当年在江桥战役中为国家、为民族而捐躯的诸君，不禁潸然泪下。而最令人喟然可叹的是当年曾并肩于江桥御敌的同仁者中，多有沦落天涯海角，风烛之年，难能聚首，共叙往事，实为憾事矣。但愿他们见到拙文能勾起爱国热忱，为振兴中华和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大业，竭尽全力。如本文能对青年读者有所裨益，则更不胜欣慰。

（高仑 整理，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

马占山遗事

刘沛霖

马占山，怀德人，怀德旧时叫八家子，归奉天管辖，现属吉林省。他绿林出身，报号“大老疙瘩”。江湖生涯使他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就是在烈马驰骋中也可迅疾地下马仆地，并同时发射子弹；就是在飞蝗般的弹雨中，也可娴熟地做“镗里藏身”，奔腾向前；捡起一块马粪，只要嗅上一嗅就能断定马过去了多长时间；黑夜从路旁拾起一块“土拉坷”，只要捏一捏，凭